

安阳市寄宿中学生校园欺凌与焦虑症状的相关性

于士伟¹, 武春雷², 王博¹, 权菊青³, 岳文娟⁴, 郭蔚蔚⁴, 马婧⁵, 孙长青¹

1.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河南 450001; 2. 洛阳市吉利区开元小学;

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4. 河南省教育厅; 5.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寄宿中学生校园欺凌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联, 为预防寄宿中学生欺凌及促进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安阳市抽取 10 所学校 2 823 名学生, 采用自编的《中小学生欺凌状况调查问卷》和《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中的焦虑相关维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报告率为 37.9%, 其中寄宿中学生的报告率 (38.9%) 高于非寄宿中学生 (37.1%), 且寄宿中学生焦虑症状报告率 (42.9%) 高于非寄宿中学生 (27.3%)。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无论寄宿还是非寄宿中学生, 与未参与者相比, 受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更容易产生焦虑症状 (寄宿生 OR 值分别为 2.30, 6.04, 非寄宿生 OR 值分别为 1.94, 4.23, P 值均 <0.05)。**结论** 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校园欺凌不同角色与焦虑症状间存在关联, 寄宿中学生的欺凌-受欺凌者产生焦虑症状的风险更高。

【关键词】 暴力; 行为; 焦虑; 精神卫生; 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637.8 G 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0)10-1540-04

Campus bullying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nyang/YU Shiwei^{*}, WU Chunlei, WANG Bo, QUAN Juqing, YUE Wenjuan, GUO Weiwei, MA Jing, SUN Changqing.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45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and anxiety symptoms of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ng bullying and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of board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By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2 823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10 schools in Anyang, Henan Province.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self-designed bullying items and Mental Health Scale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administered. **Resul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was 37.9%, with boarding school students (38.9%) being higher than non-boarding school students (37.1%). The anxiety symptom reporting rate of boarding students (42.9%)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boarding students (27.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non-boarding students, bully victim and bully perpetrator/victim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nxiety symptoms ($OR=2.30, 6.04, 1.94, 4.23$)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of campus bullying an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boarding and non-boarding school students. Boarding school students have a higher risk of anxiety symptoms,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ith both experiences of bully perpetrator/victim.

【Key words】 Violence; Behavior; Anxiety; Mental health; Students

近年来, 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 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 已成为教育行政部门需高度重视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校园欺凌指某一方 (个体或群体) 在某一段时间内被另一方 (个体或群体) 持续或者反复地施加负面行为, 包括言语上的嘲笑、威胁及身体上的踢打、抓咬等, 造成身体伤害或精神损害等事件^[1]。

研究表明, 校园欺凌行为会导致欺凌卷入者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如睡眠问题^[2]、焦虑^[3]、抑郁^[4]等, 严重者可能造成自杀行为^[5]。寄宿中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群体, 长期处于封闭的校园环境, 远离亲人, 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 使得寄宿中学生更有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卷入者。本研究于 2018 年 3—6 月对安阳市中学生进行调查, 分析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校园欺凌对焦虑症状的影响, 以期对寄宿中学生的焦虑干预与促进身心健康成长提供科学依据。

【基金项目】 2019 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立项计划 (2019-YYZD-17)。

【作者简介】 于士伟 (1996—), 男, 安徽亳州人, 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事业管理。

【通信作者】 孙长青, E-mail: suncq@zzu.edu.cn。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0.10.026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 分层变量为城

乡,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随机抽取安阳市城市高中 3 所、初中 2 所、农村高中 3 所、初中 2 所,以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为调查年级,从每所学校符合条件的每个年级内各随机抽取 2 个班级,共抽取 10 所学校 60 个班级,共发放问卷 2 967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8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1%。其中男生 1 459 名,女生 1 364 名;寄宿学生 1 331 名,非寄宿学生 1 492 名。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 采用自制问卷,收集中学生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级、是否寄宿、是否独生子女、学习成绩、家庭经济状况等。

1.2.2 校园欺凌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自行设计《中小学生欺凌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包括欺凌问卷和受欺凌问卷 2 个部分,欺凌与受欺凌问卷各包括 18 个条目。可将欺凌类型分为 6 类,即言语、权利、躯体、性欺凌、网络欺凌。问卷对欺凌发生采用 5 级评分(1=未发生,2=1~2 次/学期,3=1~2 次/月,4=1~2 次/周,5=≥3 次/周)。本研究定义欺凌行为每月发生<2 次为偶尔欺凌/受欺凌,每月≥2 次为经常欺凌/受欺凌。若被调查者仅在受欺凌问卷中任一类型受欺凌行为上为偶尔受欺凌或经常受欺凌即判定仅受欺凌者,若仅在欺凌问卷中任一类型欺凌行为上为偶尔欺凌或经常欺凌即判定为仅欺凌者,同时在 2 个分问卷中的任一欺凌类型上为偶尔或经常欺凌/受欺凌即判定为欺凌-受欺凌者。问卷总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5,欺凌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7,受欺凌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

1.2.3 焦虑症状 采用王极盛等^[6]编制的《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ental Health Inventory of Middle-School Students, MMHI-60)中的焦虑维度量表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因子焦虑症状进行测量。焦虑维度量表包括 6 个对自身状况描述的条目,如“我感到紧张或容易紧

张”。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根据该量表设计原则,焦虑维度均分<2.00 分为无焦虑症状,2.00~2.99 分为存在轻度焦虑症状,3.00~3.99 分为存在重度焦虑症状,≥4.00 分表明存在严重的焦虑症状。总量表和焦虑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7 和 0.88。

1.3 质量控制 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遵从自愿参加的原则,无记名填写调查问卷。为减少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由班主任在台前维护秩序,但不巡视,要求所有学生独立作答,对问卷有疑问者举手示意,由调查员帮助解释。作答完毕由调查员立即核查是否填写完整,如有遗漏,及时由被调查者补齐。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双录入数据,并进行整理和查缺补漏,使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分析,使用构成比或百分率对计数资料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² 检验,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园欺凌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联,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学生欺凌角色分布 2 823 名中学生中,卷入校园欺凌的有 1 069 名,占 37.9%,其中寄宿中学生卷入校园欺凌 516 名,占 38.9%;非寄宿中学生 553 名,占 37.1%。寄宿与欺凌角色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学段的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初中学段校园欺凌行为的报告率最高。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班内成绩差的寄宿中学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的比例最高;家庭经济贫困的寄宿中学生卷入校园欺凌的报告率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见表 1。

表 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欺凌角色分布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欺凌者	受欺凌者	欺凌-受欺凌者	未参与者	χ ² 值	P 值
性别	男	1 459	23(1.6)	378(25.9)	238(16.3)	820(56.2)	80.33	<0.01
	女	1 364	9(0.7)	331(24.3)	90(6.6)	934(68.5)		
学段	初中	1 286	10(0.8)	331(25.7)	172(13.4)	773(60.1)	10.83	<0.05
	高中	1 537	22(1.4)	378(24.6)	156(10.1)	981(63.8)		
是否独生子女	是	600	5(0.8)	123(20.5)	48(8.0)	424(70.7)	24.59	<0.01
	否	2 223	27(1.2)	586(26.4)	280(12.6)	1 330(59.8)		
班内成绩	优秀	733	8(1.1)	152(20.7)	74(10.1)	499(68.1)	32.28	<0.01
	中等	1 641	16(1.0)	430(26.2)	179(10.9)	1 016(61.9)		
	较差	449	8(1.8)	127(28.3)	75(16.7)	239(53.2)		
是否寄宿	是	1 331	14(1.1)	338(25.4)	164(12.3)	815(61.2)	1.63	0.65
	否	1 492	18(1.2)	371(24.9)	164(11.0)	939(62.9)		
家庭经济状况	贫困	306	4(1.3)	104(34.0)	46(15.0)	152(49.7)	23.88	<0.05
	中等	1 976	22(1.1)	483(24.4)	223(11.3)	1 248(63.2)		
	富裕	541	6(1.1)	122(22.6)	59(10.9)	354(65.4)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焦虑症状分布 寄宿中学生中有焦虑症状 571 名,占 42.9%;非寄宿中学生中有焦虑症状 408 名,占 27.3%。不同性别、学段、是否独生子女、班内成绩、家庭经济状况寄

宿中学生的焦虑症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不同学段、是否独生子女、班内成绩、家庭经济状况非寄宿中学生的焦虑症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见表 2。

表 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寄宿				非寄宿			
		人数	有焦虑症状人数	χ^2 值	P 值	人数	有焦虑症状人数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655	261(39.8)	4.91	<0.05	804	207(25.7)	2.25	0.13
	女	676	310(45.9)			688	201(29.2)		
学段	初中	326	116(35.6)	9.44	<0.05	960	215(22.4)	33.20	<0.01
	高中	1 005	455(45.3)			532	193(36.3)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93	53(27.5)	21.97	<0.01	407	94(23.1)	5.09	<0.05
	否	1138	518(45.5)			1085	314(28.9)		
班内成绩	优秀	342	104(30.4)	31.04	<0.01	391	88(22.5)	7.16	<0.05
	中等	778	359(46.1)			863	245(28.4)		
	较差	211	108(51.2)			238	75(31.5)		
家庭经济状况	贫困	201	117(58.2)	39.99	<0.01	105	41(39.0)	14.40	<0.01
	中等	947	406(42.9)			1 029	291(28.3)		
	富裕	183	48(26.2)			358	76(21.2)		
欺凌角色	未参与者	815	265(32.5)	107.48	<0.01	939	196(20.9)	73.15	<0.01
	欺凌者	14	6(42.9)			18	5(27.8)		
	受欺凌者	338	183(54.1)			371	123(33.2)		
	欺凌-受欺凌者	164	117(71.3)			164	84(51.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2.3 中学生校园欺凌与焦虑症状的关联 以寄宿与寄宿中学生是否有焦虑症状为(无=0,有=1)因变量,以欺凌角色(未参与者=1,欺凌者=2,受欺凌者=3,欺凌-受欺凌者=4)为自变量,分别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控制混杂因素即单因素分析对中学生产生焦虑症状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显示,与未参与者相比,寄宿中学生中受欺凌者($OR=2.30,95\%CI=1.75\sim3.00,P<0.01$)、欺凌-受欺凌者($OR=6.04,95\%CI=4.06\sim8.98,P<0.01$)更容易产生焦虑症状,欺凌者与焦虑症状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OR=1.62,95\%CI=0.54\sim4.89,P>0.05$);非寄宿中学生中受欺凌者($OR=1.94,95\%CI=1.48\sim2.56,P<0.01$)、欺凌-受欺凌者($OR=4.23,95\%CI=2.96\sim6.04,P<0.01$)更容易产生焦虑症状,欺凌者与焦虑症状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OR=1.16,95\%CI=0.40\sim3.37,P>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安阳市中学生校园欺凌检出率为 37.9%,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相接近(33.36%)^[7],但明显高于操小兰等^[1]、茹福霞等^[8] 研究结果,可能与测量工具、判定标准、欺凌定义、地区及取样差异等有关。

本研究结果发现,寄宿中学生焦虑症状(42.9%)的检出率高于非寄宿中学生(27.3%),可能是因为寄

宿学生在封闭式的学校中成长和学习,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与非寄宿中学生相比,寄宿中学生面对的问题更多,如个体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不同,群体生活产生相关问题;寄宿导致远离家庭,与父母的沟通、情感交流减少等各种问题^[9]。同时,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反叛意识逐渐加强,在面对各种问题时得不到学校和家庭的帮助和支持,极易产生心理问题。因此,有关部门应将寄宿学生作为校园欺凌防控及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干预对象。

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在校园欺凌中欺凌者与焦虑症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欺凌者不易发生焦虑症状。权力根源理论认为,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青少年通过欺凌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力地位以满足欺凌者在同辈群体面前受人崇拜的虚荣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抗焦虑症状等情绪的产生^[10]。受欺凌、欺凌-受欺凌均是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产生焦虑症状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受欺凌者一般具有性格较为软弱、自卑感较重、比较内向安静、容易神经过敏等特征,在遭受欺凌时通常采取缄默不语、忍让不反抗等方式,不敢向家长、教师等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欺凌者的欺凌行为,会形成受欺凌-忍让-受欺凌的恶性循环,造成受欺凌者产生焦虑等情绪^[11-12],对寄宿中学生群体的影响可能会更严重;其次,中学生因遭受欺凌而缺乏同伴支持,被迫退出主流社会群体,在同伴群体中被边缘化,导

致个体产生焦虑等情绪问题^[13-14]。本研究发现,寄宿中学生中欺凌-受欺凌者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最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寄宿中学生独自面对学习及成长中的各种问题,还要长期脱离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欺凌-受欺凌者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群体,个体不仅会去欺凌他人同时又受到他人的欺凌,遭受着欺凌和受欺凌的双重影响,社会心理功能更差,常常遭到更多的同伴拒绝,难以融入到集体中^[15]。同时,表现出社会适应差及较多的反社会行为,容易遭受不良情绪的困扰(如焦虑、抑郁),甚至产生严重的精神症状^[16]。

综上所述,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校园欺凌不同角色与焦虑症状间存在关联,寄宿中学生产生焦虑症状的风险更高,欺凌-受欺凌者更甚。因此,在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中,学校等有关部门要着重关注寄宿中学生中欺凌-受欺凌群体,改善寄宿中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促进寄宿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4 参考文献

- [1] 操小兰,文丝莹,柯晓殷,等.深圳市中学生校园欺凌及其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J].中国学校卫生,2019,40(11):1679-1681,1685.
- [2] LI J M, AISSATA M S, SHEN X Y, et al.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psychosomatic symptoms for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J]. Child Youth Serv Rev, 2019; 107. DOI: 10.1016/j.chilgyouth.2019.104511.
- [3] GUO J, LI M, WANG X H, et al. Being bullie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J]. Psychol Res, 2020; 284. DOI: 10.1016/j.chilgyouth.2019.

(上接第 1539 页)

- [27] 戚东桂,刘荣,吴晓茜,等.大学生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5):875-877.
- [28] 童萍,吴承红.大学生睡眠质量与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2):181-184.
- [29] 樊富珉,王建中.北京大学生心理素质及心理健康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4):26-32.
- [30] 王思娅.基于加速度计的少年静态行为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6.
- [31] 汪浩.跳绳锻炼对大学生情绪、睡眠健康的干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6):80-83.
- [32] HAMER M, STAMATAKIS E. Prospective study of sedentary behavior, risk of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J]. Med Sci Sports Exerc, 2014, 46(4):718-723.

104473.

- [4] LAHAV K Z, BRUNSTEIN K A.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conflicts among boys and girls[J]. J Adolesc, 2018(68):152-158. DOI: 10.1016/j.adolescence.2018.07.014.
- [5] 唐寒梅,杨丽霞,傅树坚,等.江西中学生校园欺凌与自杀相关行为的关联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60-63.
- [6] 王极盛,李焰,赫尔实.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及其标准化[J].社会心理科学,1997(4):15-20.
- [7] 姚建龙.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1):19-25.
- [8] 茹福霞,殷映群,杨丽霞,等.江西省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1):1655-1660.
- [9] 张奎,郑毅,郭栋,等.寄宿与非寄宿初中生行为问题对比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5):789-791.
- [10] 胡春光.校园欺凌行为: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1):73-79.
- [11] 白玉萍,柳铭心.基于校园欺凌中不同角色的教育与干预策略[J].继续教育,2018,32(10):37-39.
- [12] 刘艳丽,陆桂芝.校园欺凌行为中受欺凌者的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及干预策略[J].教育科学研究,2017(5):60-66,95.
- [13] 冯春莹,张野,张珊珊,等.中学生不同角色欺凌对自尊的影响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7,33(10):124-126.
- [14] 纪林芹,陈亮,徐夫真,等.童年中晚期同伴侵害对儿童心理社会适应影响的纵向分析[J].心理学报,2011,43(10):1151-1162.
- [15] VAN NOORDEN, HASELAGER, CILLESSEN, et al. Empathy and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J]. J Youth Adolesc, 2015, 44(3):637-657.
- [16] 刘小群,卢大力,周丽华,等.初中生欺负、受欺负行为与抑郁、自杀意念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1):85-87.

收稿日期:2020-04-26;修回日期:2020-06-21

- [33] HALE L, GUAN S. Screen time and sleep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Sleep Med Rev, 2015, 21:50-58. DOI: 10.1016/j.smrv.2014.07.007.
- [34] MARAS D, FLAMENT M F, MURRAY M, et al. Screen time i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Canadian youth[J]. Prev Med, 2015, 73:133-138. DOI: 10.1016/j.ypmed.2015.01.029.
- [35] AGUILAR M M, VERGARA F A, VELASQUEZ E J A,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screen time and sleep patterns in Chilean girls[J]. An Pediatr, 2015, 83(5):304-310.
- [36] 马卉君.太原市初中生体力活动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7.

收稿日期:2020-04-10;修回日期:2020-05-27